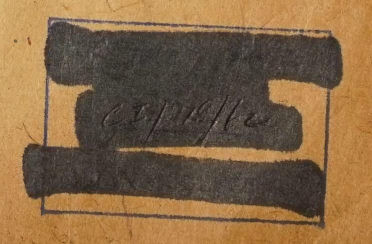






同里陸稼書 陸蔦菴 兩先生鑒

朱熹集註

論語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論語卷之六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男麒錫作三

孫嗣續陸嶼

曾孫 廷棟隆吉 廷榦汝震 訂

此章聖人以身挽禮樂之衰而反之古也首節慨時論之非以起下節先進後進二句乃夫子之言野人君子方是時人之論雖止述其言而已見立論之顛倒矣用之二字不可忽修己治人皆係乎此非比論之可任其顛倒也從先進只據目前言卻是從周憲章之心在當時爲崇質在理上不過適中所謂損文質之弊而進之文質彬彬也若得位行道則將損益四代以立萬世常行之道豈特從先進已耶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先王制之以供天下後世之用亦安有不可從者得以變遷乎其間哉乃至於今風會日流人心不古用禮樂者有不同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旣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而論禮樂者亦遂顚倒剌謬而不可以爲訓如先進之於禮樂一本乎誠實之心以見之揖讓周旋故恭敬而有節和樂而不淫此眞賢士大夫之所爲而人見其不足飾觀反加以鄙朴無文之目而以爲此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競趨乎華美之飾以見之揖讓周旋故恭敬而無實和樂而至淫此直末流波靡之習而今見其大足炫俗反加以文采風流之目而以爲此君子也此論一出人將其慕君子之譽甚畏野人之譏其勢不至驅天下之人盡從後進而不從先進不止然在時人之論則然而非所語於用之也悠悠之口任其顚倒何必與爭以爲君子可以爲野人亦可至於用之則將以修己將以治世豈可漫無主張而與世推移乎哉吾故審量於先後進之閒而見大惟先進存心忠厚行事質實不失文武周公制禮樂之初意而與後進之浮薄虛夸者大不相同以之修己則己可修以之治人則人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及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可治故人或有從後進者而吾則惟先進之是從而已矣雖謂吾爲野人而有所不遑恤蓋天下有存風氣之野人何必不野人雖謂吾非君子而有所不敢悔蓋天下有離世道之君子何必君子世之用禮樂者其亦可察於吾決所從之意而損過以就中也哉

此章見夫子處安思危篤於師弟之情也惜別念舊有無限深情只重首節下節不重弟子以夫子不言所從之人故記其姓名而分爲四科者亦以見其人之可思也不可置優劣亦不可夾雜因材施教之意今夫師友一倫與君臣父子並重夫子陳蔡之厄有師弟之樂與唐虞之君臣成周之父子皆屬千古奇會觀夫子之係思不忘與其人之才德實有可思焉夫子曰凡人從違聚散之間最是動人之感念而況其爲患難與同者乎如吾昔年厄於陳蔡之時可謂極困窮矣然賴有諸弟子之

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相從相與鳴琴不輟共為慰藉得以超然於患難之外。夫人情藉以共患難者常樂與同安樂使其人而及吾門者今皆猶然如故也豈不甚適吾願哉而今環顧吾門竟何如但見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不但有顯晦之異抑且有存沒之殊蓋已皆不及門也有患難之依無安樂之享能不感愴以繫違之孤想群聚之樂益增痛念矣吾將何日而去諸懷也夫觀夫子師弟其相依相違之情如此即其德其才無有可取猶將係思不置而況其皆及門之選哉為之考其人有踐履篤實長于德行者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子貢也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則冉有季路也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則子游子夏也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誰謂師弟一倫不與君臣父子而並重乎然非夫子與諸賢亦安能篤於情誼如此哉

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辭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〇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章深贊顏子之善悟師教而以非助我啟之以見其出於尋常之外無言不悅正是非助我二句一直說下都是憾詞深喜意反在言外須于憾詞中窺深喜意乃合口氣但喜憾字俱不可入夫子口中要在得其意耳。子曰我與二三子言論道理原望其能悅吾之言非必望其有所助于我也然自言之而不達者多則遇一疑問相長者亦不覺彼此有益而助我者有之乃若我門之回也則初非有所助于我者也但見其于吾之言無有疑無所問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始無所不喜悅自得而已矣其非助如此于彼雖無所拒而于我一無所裨然則非助之回不更出於能助者之上哉我之無望于回吾之深慰於回也夫

此表閔子之孝重在其父母昆弟之言上見蓋他人之父母昆弟處其常而閔子之父母昆弟處其變故特表其孝也但在夫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子口中不可說出處變蓋顯親之惡以歸美其子不特傷孝子之心抑且失隱惡之道非聖人語氣矣但醒剔其字清楚則自暗合其意。子曰百行莫先于孝而求其克盡乎孝道者實難乃吾觀于吾門之閔子騫則固可謂之孝矣哉何以見其孝則於人之言徵之而實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徵之為人子者果能盡孝之道則必有稱之者然外人之稱必自其家內始苟終身事父母而父母不以為孝外人何自而稱之終身與昆弟同事父母而昆弟不以為孝外人又何自而稱之但他人之父母稱子之孝人不信之他人之昆弟稱其昆弟之孝人亦不信之而獨至閔子則父母言其孝人即以其父母之言為言昆弟言其孝人即以其昆弟之言為言而並不疑之殆合一而不相間焉苟非其孝友之實有以積于心身行事之際何能感孚於內外如是耶信乎閔子真可謂純孝者哉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於行矣

此章見言之不可不謹也卽有道不廢無道免禍之意重首句下句偶引此事以見夫子之有取於謹言耳○記者謂人欲進修其德則於言語不可不謹也苟不加意謹言則夸誕之下必無篤實之修何以修身而齊家乎乃及門有南容者則能謹言者也于何見之于其三復白圭見之白圭之詩致戒於言玷之不可磨蓋謹言之詩也雖易著括囊之訓書凛敉羞之戒謹言豈特在詩而卽容之取此詩而玩味之而不忍釋有見其有意于謹言者深則必能篤於踐履以修其身而有刑于之化矣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蓋亦重取其謹言也卽容之學與夫子之取之而言顧可不謹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而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

此見顏子死而聖學絕之意要得嗟嘆口氣好學只空空說勿添不遷二句餘與前講同

此章見夫子之愛回以義進退父子之至情因及朝廷之體統皆此以義也朱子謂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所謂喪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爲之耳才不才二句泛言雖暗指鯉回然未可即粘着。此父子之間雖爲以情而亦不可不閑之以義而况死生之際乎故夫子之愛回深於顏路昔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蓋欲厚葬其子固父子之情所不容自

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顔淵、然已與顔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顔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

已者也。然已無財、而請子車以爲之、則非義矣。故夫子止之曰、人誰不愛其子、故子雖有才與不才之異、而以父視之、則各謂之子、才固愛之、不才亦愛也、豈爾愛爾之子、而吾獨不愛吾之子乎、然愛之雖至、而不可過情、今爾欲盡愛子之道、盍觀吾之愛子而可見、昔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並不賣車而徒行以爲之椁、此何以哉、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朝廷命車、不可褻用、大夫體統、不可廢弛、力不能厚而違義以遂非、以愛之適貽之不安耳、故寧安於薄、而不爲忍也、我之愛鯉如此、子亦可知所以愛回矣、夫子以愛子者愛弟、所謂愛人以德者也、則凡送死之際、其可苟焉乎哉。

此章見夫子爲道悲傷之至、困勉錄引李空同曰、非止悼傳、亦以占變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聖門王佐、止顔子一人、今也早死、所以云喪予、此意雖朱註所無、然有傳則不廢、無傳則自

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䟽註內原寓其意故補出之耳非背也記者謂聖人不以一身之存亡爲存亡而以道統之絕續爲存亡聖門可傳道以與治垂教者唯有顔子一人而竟早死夫子能不傷之故嘆曰噫我之道實賴回以傳賴回以行者也故回存卽予存回亡卽予亡今天竟奪回之速自今以後誰復有能傳吾之道行吾之道者乎道自予而絕則吾雖生猶死矣夫非喪回實喪予也夫天非喪回實喪予也夫傷之至如此其爲道之心亦切矣哉

此章見聖人之哀中其節亦是爲道意人之樂哀各有其節然非聖人不能中其節觀子之致哀於回者可見矣顔淵死夫子哭之哀傷之過而至於慟從者欲其節哀乃提醒之曰子慟矣是時夫子不自知聞言而瞿然曰吾果有慟乎慟則誠有過矣然而吾之慟也非無爲也爲夫人也夫人於吾分則師弟情同父子固宜慟也道統所係存亡一體又宜慟也非僅非他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顔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塟之

人所可比并非他師弟所可比假令哭夫人而非爲之慟而又誰當爲之慟者乎則雖似乎已過而實不爲過也子之哀中其節也如此

此章見送死以禮方安死者之心與請車章同意始而止之繼而責之皆愛人以德也困勉録云厚葬不止是有椁看來門人亦未必有財而委曲以爲之故責之不然顔路雖貧而門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情而厚葬之亦何不可之有此說甚好喪子之嘆有慟之哀非厚顔子也爲道也請車之却厚葬之責非薄顔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而非道也○君子安貧守分凡事皆然故生時能順死後能安不然待人之際厚乎情而違乎禮非所以愛賢也昔顔淵死其門人以愛師之情爲尊賢之舉欲厚塟之子止之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即爲過禮故不可厚葬也門人不聽竟厚葬之子復責之曰二三子何乃如

蓋顔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之理言

是待回也。回平日視吾一言一動惟吾言是從自少至壯惟吾身是依。恩義兼盡。猶夫父也。則予視回其恩義亦當猶子矣。乃今也葬不循禮。無以安回之心。大異於昔日之葬鯉。是予不得視猶子也。回厚視吾而吾薄視回。是吾之過歟。非我也。止之而不從。實二三子爲之也。二三子既貽回以抱憾於地下。又致予以負疚於賢弟。其謂之何哉。夫子之論葬禮如此。然則送死者安可不以禮也。

此見爲學當求其實。意幽明始終。雖一理而有虛實難易之分。故由實而虛。由易而難。方爲有序之學。重有序。意非輕鬼與死也。子路請禱。便是見鬼神於鬼神。不能見鬼神於人。不得其死。便是生人之理未盡。處死之道未嘗。彼之問蓋倘到暗裏去。故夫子領出亮裏來耳。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吾儒爲學當求其實而易見。不可鶩於虛而難明。

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爲人之道切而可循有生之理顯而可據至鬼神與死後渺茫難憑所不必究心者也雖幽之與明始之與終其理初無二致故鬼神與死亦不廢講求然不循其序而躐等以求進則斷斷不可故子路一日問事鬼神之道而子告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人鬼初無二理然必吾心之誠敬能格君親則由是而事鬼自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矣乃今不問人而問鬼則其未能事人可知天下有君不以爲臣親不以爲子而神顧享其祭而福之乎又問死後之道而子告之曰未知生焉知死蓋死生雖無二理然必於生初之理順而無害則由是而以死氣雖散而理無不全形雖亡而神無不寧矣乃今不問生而問死則其未知生可知天下有形不能踐性不能盡而死後能塞其責而無遺憾乎故事人之外無事鬼之道知死之外無知生之道者蓋其實自能兼其虛也而先事人而後可以事鬼先知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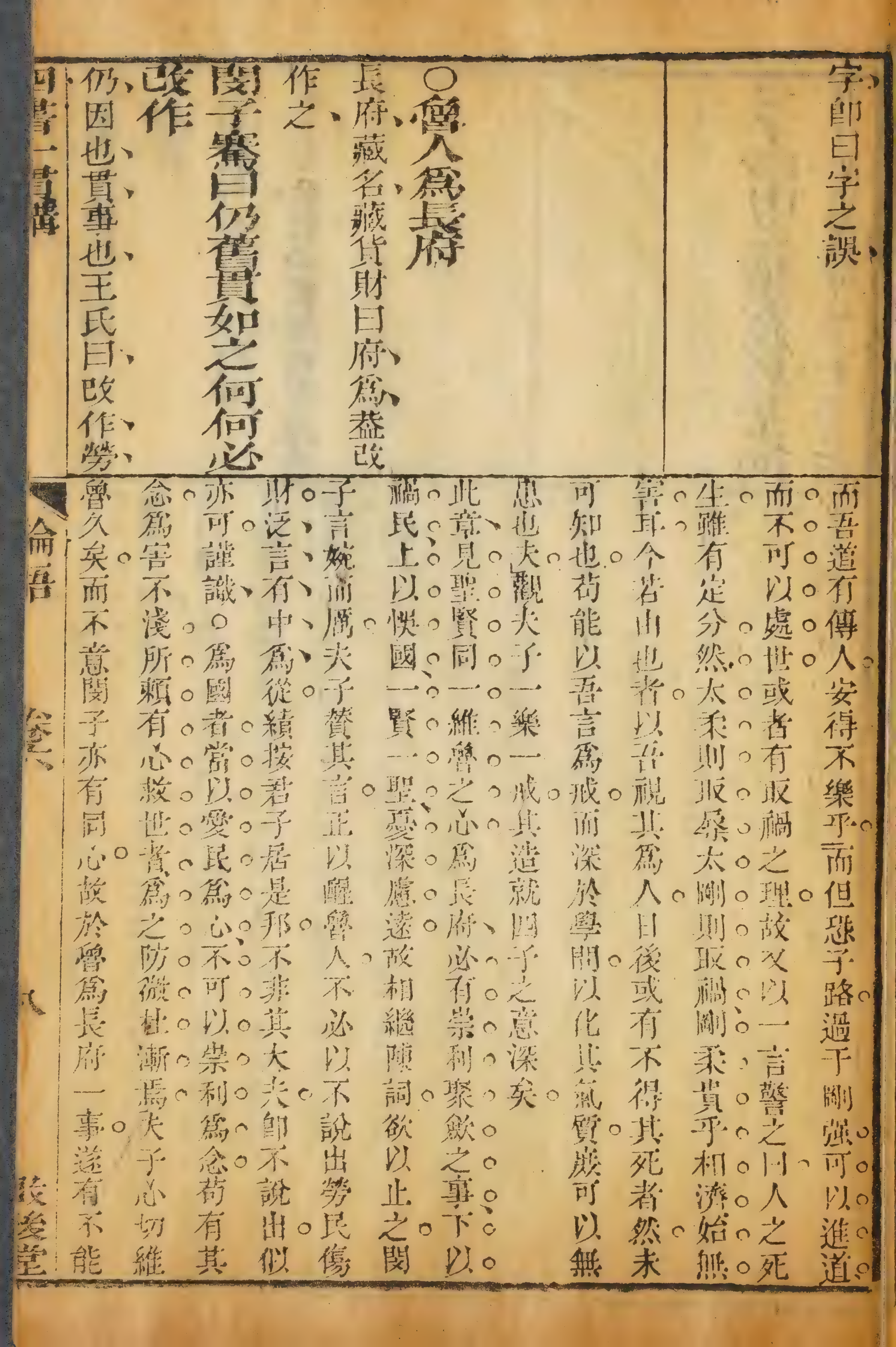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

生而後可以知死者盡其實易而求其虛難也然則夫子雖不告以鬼與死而即以深告之矣凡為學者可不務其實乎哉

此章見聖人造就人才之心俱重剛德上任道者剛故樂群賢樂其有任道之器取偏者亦剛故戒子路戒其剛樂育之懷四子氣象兼容貌詞令言行行與誾誾侃侃一例就好一邊說

學者之氣象本于性亦成于學故即詞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不特剛強柔順于焉分亦生死壽夭所由定也嘗於閔子子路冉有子貢之侍側於夫子觀其氣象及夫子之意言可見焉但見外和內剛德器深沉而誾誾如者閔子也剛強不加英鋒畢露而行行如者子路也和順不足剛直稍外見而侃侃如者冉有子貢也四子氣象雖不同而總之皆具光明正直之資而無陰邪柔媚之態真任道之器也夫子觀之窺其意若有欣欣然甚樂者焉蓋因此而裁成之則中行之士可得中和之德可就



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

而吾道有傳人安得不樂乎而但恐子路過于剛强可以進道而不可以處世或者有取禍之理故又以一言警之曰人之死生雖有定分然太柔則取辱太剛則取禍剛柔貴乎相濟始無害耳今若由也者以吾視其爲人日後或有不得其死者然未可知也苟能以吾言爲戒而深於學問以化其氣質庶可以無患也夫觀夫子一樂一戒其造就四子之意深矣

此章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爲長府必有崇利聚斂之事下以禍民上以憂國一賢一聖憂深慮遠故相繼陳詞欲以止之閔子言婉而厲夫子贊其言正以醒魯人不必以不說出勞民傷財泛言有中爲從績按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卽不說出似亦可謹識○爲國者當以愛民爲心不可以崇利爲念苟有其念爲害不淺所賴有心救世者爲之防微杜漸焉夫子必切維魯久矣而不意閔子亦有同心故於魯爲長府一事遂有不能

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

已於言者長府所以藏貨財魯君臣嫌其狹小欲擴而大之此豈非崇利聚歛之意乎凡事之不當爲而爲者春秋之法必書人以譏之故記者書之曰魯人爲長府有微意也閔子騫聞之有傷於心獻忠於魯而曰凡事之不得已者則爲之今長府由來舊矣祖宗相傳未之或改卽今猶未爲大壞也則仍其舊貫上以遵守前人下以寬紓民力其善如之何故修葺之可也改作焉何必乎傷財害民善謀國者所不爲也夫子悉魯人之輕忽其言故復取而贊之曰夫人平日固不輕言者也故不言則已言則必有中乎事與其言仍舊貫之善信乎仍舊貫之善也其言改作之非信乎改作之非也有裨於國計者此言有利於民生者亦此言魯君大夫可以知所止矣長府之不可爲得閔子之言而可思得夫子之言而可決其維魯之心蓋亦同切至矣哉而春秋不聞有爲長府之書想亦因是言而止歟仁人之

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言其利溥哉

此章是夫子始終以造就子路爲心上節是借瑟以警其學之淺不重瑟上下節是借堂室以美其有入道之基不專曉門人重升堂意爲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皆所以教子路也子路勇於行義車裘共敝之懷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以正名爲迂而不知任輒爲非義是未入室之驗正大高明者如於仁義做成片段而斐然成章者是也精微之奧者義精仁熟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是也人之學問始欲去其氣質之偏而變於中和繼則欲躋其高曠之途而歸於粹精方爲有成聖人莫不以是教二三子而獨子路則學問未深氣質未化夫子嘗借其瑟聲之不和而重警之曰丘之教人以中和爲尚者也故卽鼓瑟一端而在丘門既久其聲音每能和平可聽今由之瑟聲乃如此適成其爲由之瑟而已奚爲而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竟鼓於正之門乎蓋瑟在由宜有之瑟在正門則不宜有之也其言若拒之門墻之外而其實欲警之以化其氣質之偏而不意門人不悟遂因子言而不敬子路焉子復曉之曰二三子毋因此一瑟而遂輕視由也凡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者猶居之有堂其精微深奧者如居之有室今由也學於吾門已造高曠而歸其觀既已升吾堂矣但未底粹精而純其養以入於室耳自宮墻之外而進之升堂固甚難也自升堂而進之入室差爲易矣可以一瑟而忽之哉始而斥其短使之知所愧愧則自奮於學矣繼而表其長使之知所慚慚則益奮於學矣造就之如此中和之候庶可幾乎

此章見學道不可失中本文只評論其失而造就之意卽在言外過不及就所造義理上說註中補出才質則推原其所以也須明說出中字過不及方有着落愈師一問非不知過不及俱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

非中謂相較起來畢竟過中者差勝末句單明師之不愈故當以過作主不可互說平說亦非爲不及者寬也註中賢智愚不肖不可直指師商○自古道統相傳不外一中聖人以之爲教賢者以之爲學豈可囿於才質而流於過不及乎乃身其中者既不自知而朋友旁觀又不能察而不無低昂之見以過爲期許勢不至終成一偏之學不止聖人安得不明言得失以詔之哉故一日子貢以師與商孰賢爲問問其所造也其意中已有師賢於商之見矣子告之曰就師商之所造而論之亦安有獨賢者乎蓋道貴得中不可過亦不可不及然而學問未至拘於才質之不同則亦往往有或過或不及者矣今師也其學每至於過乎中者也商也其學每至於不及乎中者也在師非不欲以中道爲趨而以高廣之才好爲苟且難能之事遂不自覺其流於過矣在商非不欲以中道爲趨而以拘謹之資守其小心

而已。

近情之行遂不自覺其流於不及矣一過一不及較然而以爲孰賢也獨奈何子貢仍有愈師之見也其意以爲天下學問與其落後何如向前過與不及雖皆失中而以慷慨激揚之槩視彼逡巡退縮者不亦差強人意乎故復問曰然則師愈與而子曰未可以言師愈也子之愈師循過之名而不審過之實循過之名則似慷慨激揚之槩愈於逡巡退縮之爲而審過之實則慷慨激揚之槩正猶夫逡巡退縮之爲所知所行而不及乎中其途固如是遠所知所行而過乎中其途亦如是遠相去無幾也所知所行既不及而欲至乎中其爲功固非可猝辦所知所行既過而欲反乎中其爲功亦非可猝辦相去又無幾也故過猶夫不及耳無所謂孰賢亦無所謂孰愈也聖人明言其失以詔之如此未嘗有抑過之教也而使師知其過之不可而悔之則抑過之教即在是矣亦未嘗有引不及之教也而使商知其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

不及之不可而奮之則引不及之教亦即在是矣而子貢以方人者轉而自方其亦可以翻然而知所折衷也夫

此章是聖人重責冉求之黨惡害民而言外亦即警季氏以維魯意困勉錄云圈內只重剝民說剝民不但爲季不可即爲魯亦不可不但富不可聚益即不富亦不可聚益看得最妙富周公內兼攘剝言聚附內只以急賦稅言則專主剝民矣絕之攻之俱是明其罪而欲其改過也○魯國公弱私強皆季氏之惡吾黨讀書知義何可屈身權門必不得已而仕必須救正其過庶不愧爲吾徒而孰意冉求之竟不能然也昔周公何嘗務富而奄有魯國其富可知季氏乃陪臣而竟富於周公何也奪君之有而又横征田賦安得不然則其聚斂已甚而求也爲之宰非必更爲聚斂於民而催科之下無寬恤之仁是即爲之聚斂而附益其富也是非特私益强公益弱而爲害於民更不淺矣

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

在季氏爲良臣在名教實爲罪人故夫子重責之曰求爲吾徒宜知大義而今所爲乃如此於法在所不恕於理在所當絕吾門而有此徒乎直非吾徒也豈特吾誅其罪爾衆小子與求有朋友之義規過勸善亦道所宜然情所難已其共顯然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討之使知衆論之不與可也夫子責之如此非直絕之也誅其既往警其將來使不敢復黨惡而害民則求不至獲罪名教且隱以使季氏知所畏懼而魯民庶其有幸魯國庶其稍瘳乎

此章是指出四子之病以寓裁成之意病由氣質裁須學問愚魯者當以學問擴充將去喭辟者當以學問矯持入來四件須發其不好處出來方合裁成之意不必將好處鼓揚愚以行言而知在內執滯而少變通未免知經不知權知常不知變魯以知言而行在內遲鈍而少敢決大約人一則己百人十則己千

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

辟以容言藻飾有餘則遺其內而直實不足喭兼言貌粗俗有餘則略于外而閑雅不足。子曰學者之質性各有其偏不知其偏則終身爲學而無由變化吾今爲二三子言之即如柴與參師與由從遊日久學道有年豈特旁觀者以爲皆吾門之選即四子自視亦或自以爲無甚不如人者矣而以吾觀之則皆不能無受病之處柴也爲人雖若端方仁厚而行事每膠執而不能通方蓋其觀理未深則智不足而爲愚矣愚其可以爲訓乎參也爲人雖若質樸篤誠而解悟每迂迴而不能敏捷蓋其賦性實拙則見道遲而爲魯矣魯亦可以自安乎若夫整飭儀容非不設施殊爲濶大而美於外者必懈於內少直實篤摯之心是則辟也師也竟類是辟之爲累於學殆不淺也可不戒諸至於言貌粗俗雖其天性坦直所形而任乎情者致缺于文非謹容都雅之士是則喭也由也竟類是喭之爲累於學亦不淺

也。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

也可勿慎諸雖愚魯之病較勝於辟喭而不知以學問擴充之則無以去其病亦安見其爲勝也雖辟喭之病更甚於愚魯而苟能以學問矯持之則可以去其病亦無憂其爲甚也四子其各自勵乎哉

此章言回賜造道處境之異稱回正所以勵賜也其庶與下億中對屢空與下不受命貨殖對首節重近道安貧特近道中之一端近道不必皆貧然惟近道故又能安貧若但能安貧豈盡近道近是與道爲一然在聖人則并不得以近言矣聽其自然者爲受命貨殖即非受命矣生殖不過如廢著之類非如今人之營情雖末也億是料事雖非道中所貴然是言其長○子曰人之爲學皆以求道而境遇之貧富非所論也如我門之回與賜皆有進道之資而學有淺深於道不能無異而於處境亦遂殊焉就回而論其于道也殆庶乎以明睿之資而用其沉潛之

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顔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功博文約禮精進不已久而幾幾與道爲一矣不特此也又能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屢至於空匱人不堪憂而彼不改其樂眞安貧者也蓋所造高則所見自大耳若賜則不然矣貧富有命不可强求乃回則受之而賜偏不受因而留意貨財稍有生殖之計焉大不如回之屢空爲能安貧樂道矣然豈其才識之不足而至是哉吾見其平日先幾而億度事物屢屢恰當其成敗則其聰明亦不大遠於回矣但惜其用之於料事而不用之於求道所以旣不能如回之安貧又何能如回之近道乎夫無造道之資吾可無責於賜也有而不奮吾能無爲賜惜也今而後其急望回而知返乎

此章是告子張以善人之道上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合來成個善人之道道字卽當言樣子一般不重指此作主者非○天下人品豈止善人而善人之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講 道不明則或有視善人爲可共托者矣或有視善人爲可自安者矣既以沒其美質復以寬於純學是亦學者之疎也夫子固甚憂乎此而不意子張一日竟有心問之也爰告之曰人之入道既須美質又須學問質之不美者不能自然爲善必規倣成迹然後能善故踐迹者居多學問之深者於迹可踐可不踐而能化裁精當動合至道是之謂入室若是者皆非所爲善人之道也若善人則天資生來純粹無俟依倣前人之善言善行而所言所行自不爲惡固異於庸人矣而不加學問之功則理未明義未裕故亦不能因時制宜克協於中而入聖人之室是則所爲善人之道而已矣知不踐迹之爲善人則必踐迹者不可妄托知不入室之所以止於爲善人則未入室者不可自安故善人之道明而善人外之人品亦可以盡明也子張之問又曷可少哉

〇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此章見聽言貴乎覈真君子色莊詞雖兩乎而所以不輕與者以色莊故須抑揚重色莊一邊言未有不兼貌者故註補一貌字子曰人之言論不貴巧佞而貴篤實然而篤實之行難而言非所難也故觀人者非但言之巧佞者不可許即敦篤者亦不可輕許蓋同一篤論也有積厚流光而自著篤論者則爲君子之人有襲取於外而貌爲篤論者則爲色莊之人夫君子有德者有德者必有言故君子之篤論可信色莊但有言者有言者不必有德故色莊之篤論不可信也若但聽其言論之間莫非履仁蹈義之事盡屬矢忠矢孝之爲而遂信其平日踐履之相符槩其終身人品之可嘉是則惟論篤是與也此時果能即知其爲君子者而有是篤實之論乎抑爲色莊者而有是篤實之論乎是難以定也則安知不失人乎故觀人者必因言而考其素行之爲得也

〇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

此章見聖人因材之教由不重稟命只恐他於行上冒昧求非不欲他稟命只恐他於行上委靡故進聞勉其行退求亦非教他不行總之欲約之於中以善其行也歸重末四句〇不善教人者往往執一成之法而不知因人以爲進退則所以成就者少若吾夫子則不然如教由求之行可見已〇凡聞義固當行而義有不同非可一槩行也故見乎義之一偏而即行則爲無識審乎義之當然而不行又爲無勇單問若子路若冉求其稟性較然不同子路粗於識其有所聞也或有所未審而以聞斯行諸爲問則意在必行可知故夫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蓋父兄老成有識之人稟命而行庶可無不當行之患爲子路言之也子路領子之教而無言夫亦深會其意矣冉有歉於勇其有所聞也或有所過審而以聞斯行諸爲問則意在不必行可知故夫子曰聞斯行之蓋過審反以私意亂其心聞斯行

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之庶可無當行而不行之患爲冉有言之也冉有領子之教而無言夫亦默喻其旨矣二問一答各異其時而公西華則皆與聞之遂不能無惑於此也爰並述答由求之問而曰赤也惑敢問意以行有一定之旨學者始可以爲遵守今問同答異如此將遵教由者以爲行而已悖乎教求之旨將遵教求者以爲行而又悖乎教由之旨不幾令學者漫無適從耶而子詔之曰赤爾何但泥於吾言之異而不就由也求也之爲人一思之乎吾豈故以聞斯行者慫求之行哉亦審乎求之爲求耳求也秉資懦弱凡事每多退諉退則不患其所聞之不當而即行但患其所聞之已當而猶未行教以聞斯行之而庶可無退諉也因求教求自宜進之故有然也吾又豈故以稟父兄者阻由之行哉亦審乎由之爲由耳由也秉姿勇敢凡事每欲兼人兼人則不患其所聞之已當而不行但患其所聞之未當而遽行教以酌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

之父兄而處無憂兼人也因由教由自宜退之故有然也進以教之果於行退以教之慎於行則答雖異而旨無異也何歟焉聖人因人施教如此是真曲成善道樂育深心也然非公西華之好學深思又安識聖人之化工哉

此見聖賢處患難而以道相信也弟有死師之義故子恐其或死子無不得死之理故顏淵知必在而不敢死故曰以道相信然意重在顏子對一邊亦以隱然見子不在而必死也聖賢之相信一惟以道即當患難之際其死生存未嘗苟焉者如子之畏於匡時與顏淵相失既免而顏淵獨後至夫子喜之至而自言其未至而慮之之心曰吾以女為死矣或赴匡人之鬬而死矣而何幸仍無恙耶顏子正詞以對曰回固覘夫子為存亡者也其不敢偷生而畏死固也而回竊度夫子必不死於匡人之難則子既在也而回何敢輕生以赴鬬而死也此可見民生于三

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

事之如一然不以死之為難而以處死為難類如此哉當死而死道也不當死而不死亦道也信乎惟聖賢能以道相信也

此章見聖人阻僭竊扶綱常之心子然始以大臣擬由求是居然自擬於君矣故極言其不能為大臣繼以從欲視由求是隱然可結黨為逆矣故深許其必有臣節一抑一揚無非是心也

大臣要看得好最重道字道伸雖位在一命不失為大臣道屈雖位列三公不免為具臣必先有不可則止之節方能有以道事君之忠勉齋謂以道兼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兼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解甚周到得註意但各以一邊說者似未備以道二句一是行道一是重道不說作用大是說扶持正不就引君上說就自靖上說南軒謂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惟利害之是徇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跎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是也然自弒逆

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

講 以下苟從一事。即失大臣事君之義。由求雖未免乎是。而如因循以陷於大惡者。則不至是也。○魯有季氏恃强僭竊。君臣之分藐焉。夫子素欲救正之。不意有季孫意如乎。子之子號子然者。始欲假由求以自張。繼欲資由求以爲助。夫子遂隱然有阻僭竊扶綱常之心。故當子然以仲由冉求可謂大臣爲問。其意雖不過自多其得臣二子。而以家臣爲大臣。即是無君之心。故夫子深惡之。而先輕二子。後明大臣以抑之曰。子以大臣爲問乎。夫大臣未易言。即欲擬大臣之人。必舉古來德業非常才望非常之人以當之。是異之問也。我以子爲必當然也。何乃以所稱非所擬。所擬非所稱。而爲由與求之問乎。夫由與求二子。其德業何足以當大臣之稱。其才望何足以當大臣之稱也。吾試與之言。大臣所謂大臣者。非以其名與位也。大臣生平所學。惟知有道。故出處去就之間。亦惟與道相從。而不敢違。當其將出

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

而事君也必度道可行而後出暫時有禮則就明智可輔則仕既出而事君也凡所爲必以道爲事不以容悅而以正直格心不以功利而以仁義輔治若不可則止其招致之而或富貴爲餌或驕諂在上則止而不進其已在位而或言不能聽事不得行則奉身而退一無所苟如此方不愧爲大臣今由與求也既不能以道事君又不知不可則止但可謂擅一才效一官具列臣數之中非尸位者比而已矣大臣云乎哉子然不知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然則從之者與意其出處去就既不能守道或可脅以非義而爲之黨挾其不臣之心益見矣子遂又許二子以折之曰由求雖不能盡大臣之道然君臣大義則聞之已熟矣之已久故小事之不順或有從之若弑父與君之大逆亦必斷然不肯從也夫子此言所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者至矣或抑或伸無非阻僭竊扶綱常之深意季氏之不敢大肆其惡於

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魯者孰非聖人救正之功哉

此章見學而後可以入政意上責其妄舉下責其爲佞總以明學而優則仕也子路亦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無書可讀何嘗必不爲政故讀而爲政固妙不讀爲政如古人亦何不可不知此可以期上哲而不可以槩中才

子路初意本不如此但欲解脫賊人之非而撰綴此語以自文耳故惡其佞惡其佞則失言之罪自見而失使之非愈明矣

大凡君子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路非不知其道非不知子羔未學難仕而意其厚重有德或可以化數畔之邑故薦於季氏而欲使之爲費邑之宰夫子恐其理未明而用必窒或至曠官得罪故責之曰由是舉也在子以爲愛之而自我觀之實害夫人之子耳夫人之子而可以學嘗乎哉未達於設施必至廢古而任意猶人名實俱喪也子路欲辭賊之名而故爲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説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巧語以抵塞曰夫子以使宰費爲賊夫非以子羔之未學乎蓋出思之學莫大乎治民事神今夫宰費則有無位之民有位之人焉皆所當治也經畫區處有其方有土神之社穀神之稷焉皆所當事也昭事感格有其道日習其事自明其理卽此是學天下事有變通無入用吾姑且窮年讀書以爲學有人用吾則且臨政以爲學何必沾沾讀盡古人之書然後爲學以致重失機會耶夫無書之時不聞無仕拘學之子豈盡能仕況仕學原可相資乎尙未爲賊之也子路理屈詞窮自應引罪不遑乃不肯承受而遂其本心以巧爲飾非子故復折之曰由汝明知不學而仕之不可而反以以仕爲學之言蓋之直是佞矣吾平日見夫天下之言不由衷而徒以口給禦人者便深惡之不知者或以佞爲不必惡或以吾惡之爲過當今觀於由違心肆口撥取好語抵塞一時如此豈不可惡而後知吾向之惡夫佞者爲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吾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吾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吾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是故也由可不戒哉蓋失言之罪小為佞之罪大且子路性直的人佞其所深恥責之以賊而不肯受責之以佞而不自安乃始自恨其强辨之非而誤使之誠過矣然則仕固可以不學乎哉

此總是造就四子望其大有用於世而無負人知之意通章前三節以知爾何以為主蓋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故聖人之道至大至實充塞天地自聖人而下如由求赤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充之使極其大如曾點但能見其全體而不能不疎于一節則反而求之使極其實有曾點之隨處充滿氣象又有三子之實落經綸事業方始無偏故率爾四節一哂一與所以造三子末五節復許為邦所以造曾點也問何以非不知其志欲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因以可否而勉勵之耳述其言見他自負有素非扼腕時事何以是間應以何等抱負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非問知後何等設施亦非憂其空疎而激厲之也下個率爾卽對下鏗爾舍瑟言其言志又有激昂軒發之氣故哂之然其才謂勝冉求由兼政教求卽政一邊但由非孫吳之兵求非管商之富比如其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指賢者賢者能盡之已方能化民宗廟卽諸侯宗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相是相諸侯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攝禮無大小相乃謙詞猶云不敢爲上擯上介而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耳暮春一段斷以末註爲正原是素位無意必之意此便堯舜氣象但指見性言不指見心言指其見義理之心言不指見知覺之心言其本領儘好但未有細密功夫耳暮春數語直是民胞物與氣象其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分不止有待無待之分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個無事無爲的道理却卽可做有事有爲的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鍼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

大本所謂中所謂一者是也但彼見得到未能如聖人便做得到則未免於狂然作者不可入飄然物外等語亦不可入參大語曾點語氣完當纔與三子意春服非章服比童冠非軒冕儔沂水舞雩非廟堂具瞻地咏歸各適非經濟憂勞進退由人比皆非有待於外故不同三子與點是與他眼前就是用世性分即是事功然亦該悉希意思從容在內夫子口中亦須說得融渾不可盡情為國以禮禮字即在本身之氣度上言浮而易竭者才充而難竭者氣禮則自心和而形和者人知則才大而出之小心未知則厚蓄而成其輕發即是上文天理流行之理字三子只曉得禮字皮膚不曉得禮之微妙若曉得便可有曾點之氣象問求赤俱為由而設若某說求赤便失夫子兩答完隱然有許其能讓口氣點才不疑觀點前後四問便已見行不掩言處若充得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復更疑。聖人抱

同端立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
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
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
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
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

道所以自樂亦欲以濟世二三子從學有年宜其皆得此意但
未知其志之大小何如則一堂聚首之下正可相考以相觀故
一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夫子見其英才濟濟勃然動
念而誘之言志曰人情拘於少長之分則意不敢展抒雖欲知
其中之所存不可得矣今吾有一日之差長於爾爾得毋以是
故而默默無言乎夫揖讓進退之間當論尊卑講德論業之際
不必拘尊卑爾等今日毋吾長是以而難於言也吾嘗見爾當
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非無可知之具但人不吾知不得展
其懷抱故無可見耳使爾平居無是言吾猶意爾必自各有應
知之具矣而況自命如此豈尚同空虛無據之流而不能宏此
遠模者耶但爾徒自知之而吾與爾之同人未能相知亦殊非
相與考德衡業之雅意也吾今問爾如或有明君察相知爾以
任國家之事而幣聘至門奉命登朝則爾四人將何所挾持以

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

酬知己哉爾其言之無隱則直不以吾長者也子路雖年長當先對然亦何妨揖遜從容以言之乃勃然樂見其長慨然直抒其臆率爾而對曰由所以無他居今之世治國爲先而區區彈丸與安常無事不足以當由意也設也有千乘之國則兵賦甚繁而且兼攝乎兩大國之間則舉動有制勢已難爲矣而又加之以師旅調發兵戰日與因之以年歲饑饉上下俱空時又難爲矣當此時勢俱難之下欲振懦弱以爲强固欲收離散以成腹心誰其能之然世無知由者耳如其知由而以由也爲之則將修其政事而務農講武以作其氣宣其教化而孝弟忠信以淑其心不爲速效亦無煩久道比及三年可使百姓皆有强勇之氣而敵愾禦侮之爭先又且皆知方向大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二也則可以服大國而不爲俯用師旅而不憂儆遇饑饉而不能災依然强盛之千乘矣由所以應知者蓋如此夫子固信

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其能有治賦之才而覩其急於自炫過於自負故微哂之以示不足之意而折其意氣也次應問點而以點方欲鼓瑟故先問求爾何如求知夫子哂由之意故對曰由所任者非求之所能也或者方六七十之小國又或如五六十里子男之國其君知求而以求也爲之求但能爲民之身家計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財之原薄稅歛節食用以節財之流亦不能速效也比及三年之久庶可使小民俯仰有資豐內有備比戶充足而已矣然有以富之必有以化之然後治道有成此非禮樂不可而如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情此非求之所能任也必成德君子先能盡禮樂於己然後能施禮樂於民求則必俟乎其人以保富之治焉耳求之所以應知者如此子聞之無言也而又先問赤之志何如赤較求益謙故對曰赤承子問而覺茫無所以也意者求所云禮樂之事乎夫禮樂洵惟君子能之豈惟求不能赤

夫子盖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盖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

亦非敢曰能之也但禮樂斯須不去身不可以不學故竊願講求服習以學之焉夫禮樂兼乎身世既學其治身者亦必兼學其治世者故竊有志於諸侯宗廟祭祀之事之禮樂又有志于諸侯時見而會於天子衆頫而同於天子之禮樂斯時或有知赤者而使赤服玄端之禮服冠章甫之禮冠以與乎其間赤雖不敢直任其事庶幾僕從擯介之末而為小相相君於宗廟為之序其儀節使不致隕越于神明相君於會同為之序其儀節使不致貽羞於天子固所願也聊以是為應邦之具而已子聞之亦無言也於是不得不問點之志何如矣點承問方鼓瑟未終而又無容終鼓且鼓之少希倓餘音鏗爾將絕乃徐徐舍瑟起而對其氣象已從容暇豫之至矣而又不敢遽言其志曰三子之志皆用世之具若點之撰則異乎三子者也無乃不足為夫子告乎子慰之曰爾不敢言以異為有傷於學問有傷於才

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
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
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
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
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
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
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
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
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
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
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

具乎而何傷也人之志同亦可異亦可何必隨人為步趨爾既
自有志亦各自言其志焉可也點乃言曰點何志哉亦就今日
言今日而已今非暮春時乎暮春之時天氣和煦與時偕行則
服亦宜有春服也而春服於是成焉暮春之時人人欲乘時自
樂也何分少長乎於是點即與冠者童子偕遊可也又何論多
寡乎五六人可也六七人亦可也有沂水焉人人往浴以潔其
體諒冠者童子有同情也點亦順其情焉而已有舞雩焉人人
往風之以適其體諒冠者童子亦有同情也點又順其情焉而
已遊覽登眺領畧風景倦而思歸又其情也於是與冠者童子
賦物寫懷此倡彼和歌咏以歸因天之時乘地之勝同人之樂
如是焉已耳以視三子異日之有為者不亦判然耶使有知點
者點亦將推此意以應之焉耳斯言也據其所居之地其樂雖
止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天地藹然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

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㴑雕開已見大意

之懷卷而懷之可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樂在吾心擴而充之可與天地萬物同其用而樂在天下其即夫子用行舍藏老安少懷之意也乎遂不覺喟然嘆曰吾觀點之氣度語言而想點之意致胸襟即目前而裕日後之猷即性術而藏事功之本其所見亦大可嘉矣吾得不與點也乎子正與其有用世之具非與其忘世也與點則隱然示三子以爲志小而不若點之大矣曾晳此時見子獨與己不無有下視三子之意故三子出而曾晳獨後仍侍坐因問曰夫彼三子者之所言其是非得失何如子曰三子者之言雖不同然由實能成其爲由之志求實能成其爲求之志赤實能成其爲赤之志則亦各言其志而已矣寧有是非得失於其間耶夫子皆許之點遂不能無疑於由之哂意謂爲邦之事性命之中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屈屈自負故夫子哂之乃問曰既各言其志則夫子不宜哂由矣而

何為又哂之也子曰大凡爲國者固以才畧用事而必有恭敬辭遜之禮以運此才畧然後可以和上下而定民志今由也雖有才畧而自負過激直任不疑則語言無一謙讓已不達爲國之禮矣是故哂之耳點悞認其言不讓卽在自負爲國上故又以不哂求者疑由之獨哂而問曰由以爲邦自負而哂則求亦以爲邦自任也而獨不哂豈惟彼求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爲非邦而故不爲不讓也與子曰先王建邦不皆大邦也彼千乘之國固爲邦矣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遂非爲伯之之邦子男之邦也者求雖與由同爲邦而由自可哂求自無可哂也是則夫子之哂由者點可以悟其不在爲邦矣然未明言求言之能讓故又以不哂赤者疑由之獨哂而問曰由以爲邦自任而哂則赤亦以爲邦自任也而獨不哂豈唯彼赤之宗廟會同爲非邦之事而故不爲不讓也與子曰先王分建諸侯立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

講

之宗廟以主邦祀聯之會同以睦邦交赤既志於宗廟非諸侯祭祀之事而何既志於會同非諸侯朝覲之事而何且赤本嫻禮樂之才其曰願為小相特謙退之言耳若赤也而果為劣於禮樂之小又孰有能為優於禮樂之大者乎赤雖與由同為邦而其言甚讓則由自可哂赤自無可哂也夫子言至此點乃知夫子之哂由固不在以為國自任也夫子許三子之為邦又隱然示點以為志虛而不若三子之志實矣然則或哂或與或始不與而終與何莫非所以造就四子望其大有用於世而無負人知之意也哉

此章是告顏子以約禮之功只重克己復禮一句盡之主力行上說博文功夫顏子已盡故只告以此下節所以只說非禮不說辨非禮詳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前後說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是補足書理若顏子則不待言此復禮之

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幾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

功全在克己己與禮相反中間無可住足故克己卽以復禮然己是私但去私於禮上未必卽無偏故又要復禮克復兼身心說就用功言一日就成功言言效以驗其克復之至由己緊頂一日二句以足之益深味仁之直捷簡易而以咏嘆代鞭策也非禮四句只申明克己復禮一句皆制外以養中功夫由中以應外是推本言之四勿字重視聽言動字亦重非禮要看得細但云克己則尚須復禮云克非禮之己則禮卽復矣故不復云復禮己字所該甚廣顏子是欲克之盡故詳求其目夫子則舉其廣者統之於視聽言動故只言四者勿字作禁止解似與克伐怨慾不行相類而實不同不行是遏制於內而未勝克己則是遏制之盡而勝之也仁道至大故爲仁者必須用力於全體大用之盡而後可以爲仁然非本心之至明以用其力之至健者豈足以語此故夫子於羣弟子問仁但因其氣習之偏而

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

矯之使之先去其病然後可以進於治其全體大用之功而至於顏子天資高學力深無有弊病可以直於全體大用上用功矣故於其問爲仁之道而告之以直捷了當之法曰仁者心之全德而純乎天理者也自天理發見於事物而莫不各有一當然之節文則爲禮禮亦本心性中所自具非與仁有二也而發見於事未免爲己身之私欲所引誘牽染則不能中禮而心之全德以虧損矣是即爲己而是己最人情所難去苟去之不力則不能去力之不盡則不能盡去故爲仁者其去己身之私必要如臨敵一般盡力向前無堅不破彼屈盡而我獨伸是謂克己勝一私便可復一禮勝衆私便可復衆禮以己與禮無兩立之勢也然禮非私矣而天理有一毫之未中正猶爲近於私也故體行之時又須仔細以適於中正之路使一如其心性中固有之節文是爲復禮兩件工夫兼盡乃所以爲仁也此克復之

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視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

功直至終身不可間斷然克之久必有事事無私之一日復之久必有事事皆理之一日則克復之功已成而克復之效必至將見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矣則所行皆合乎人心之所同得中乎人心之所同好人之見之者固大服其無私而稱之人之聞之者亦大服其無私而稱之良善者見聞之固大服其當理頑劣者見聞之亦大服其當理豈特一家一邦而極之天下之大亦莫不翕然稱許而歸於其仁焉夫一日克復而即以致天下之歸何甚速也歸之而至於天下何甚大也蓋至是而乃有以驗其克復之果至矣不然未可遽自信爲能克復也夫歸仁之效決於一日之克復其效實由己致之則其功亦由己獨爲之蓋己爲己之己己不克人不能代禮爲己之禮己不復人不能助故己果盡心盡力己必克禮必復當仁不讓固不待貸兄之督責師友之琢磨又誰能阻抑己者權固不操于人也然則爲

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

仁而欲盡克復於一日致效驗於天下自必由己爲之而豈有由人爲之者哉天下主乎己則易資乎人則難今旣甚易而無難則操其機以致其功卽以至於天下歸皆可自我爲之矣回也勉乎哉顏淵聞夫子之言已深知己與禮之相反克與復之相因而凡己皆當克凡禮皆當復矣但其當克當復之至要而無不該者未知有幾條件故直請其目以爲下手之處子告之曰子欲求克復之目亦盡之於視聽言動而已視聽言動不在己身之內者乎視聽言動乃心之用非卽己身之私而非禮之視聽言動則爲己身之私矣蓋背乎天理者固爲私合乎天理而無節而過無文而不及之天理亦近於私不特無節無文之甚者爲非禮苟有一毫之或過或不及者卽爲非禮同於非禮吾不憂汝之不能察而但慮汝之不能克不能克則於外不能制夫非禮而於中之心德便無所養其何以爲仁乎故一色之

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至於目也一覺其有非禮焉卽用其心而力以禁止其視而斷勿係戀而視焉二聲之至於耳也一覺其有非禮焉卽用其心而力以禁止其聽而斷勿牽引而聽焉二事之欲自於口也一覺其有非禮焉卽用其心而力以禁止其言而斷勿使輕躁而言焉二事之欲見於手足之持行也一覺其有非禮焉卽用其心而力以禁止其動而斷勿使慢易而動焉非禮者既克則所視聽言動者皆禮矣禮盡復而仁不卽在是哉顏子既得其目遂直任曰夫子斯四勿之語欲從事之非資質明敏者不能然人定可以勝天有志用力則雖不敏於克己而己爲己己亦可從事於克雖不敏於復禮而禮爲己禮亦可從事於復回豈敢諉爲不敏而遂偷力于斯語乎回言如此直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而無負夫子直提了當之教矣

此章是教仲弓存省其心漸消私欲以爲仁也與顏子一刀兩

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接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〇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

段工夫入頭則異而大要不殊克己復禮截然分別個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故異然克己至不消言敬恕敬恕至亦將無己可克故不殊夫子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敬兼身心該動靜此就動上說動時敬則靜時可知不欲非私意施於人乃私意不欲勿施則所欲可知敬者我心之主而仁之存是直內以全其心之德乃立仁之體也恕者吾心之所達而仁之施是方外以擴其愛之理乃致仁之用也非敬無以行恕非恕則雖敬亦但能自守而已非至無怨則敬恕未至故六句一氣緊接而下間斷不得怨以怨得是者言爲仁之功不一必觀其人之所宜而始有益仲弓爲人資質溫厚不比顏淵剛明未能即有果決之力以克己只好先保養其心漸漸消磨私欲故於其間爲仁之道而告之曰爲仁莫要於存心存心莫要於敬恕持己不敬則無

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再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以掃除其自私自利之根原待人不恕則無以推廣其大道爲公之本量故須敬以爲主而恕以行之卽如出門人所最易忽者也然心一放則肆於一時而他時亦將不能不踈故一出門卽敬之至而如接見大賓焉卽一衣冠亦必正也瞻視亦必尊也則出門以前出門以後其無不敬可知又如使民人所視爲輕者也然心一放則肆於一事而他事亦不能不怠故一使民卽敬之至而如奉承大祭焉卽以匹夫勝予爲懼也民豈可異爲心也則類於使民大於使民者無不敬可知存於心如是敬動於身如是敬則動靜一致此心常自惺惺私意無自而入矣宜乎人己施受之際自能檢點然而急於施人而不及反己則以己所不欲而施於人者有之是不恕也故凡事必以恕行之而推己之心以及人若此事問之己心而不欲卽知人有同心而禁止之而勿以施之焉所不欲勿施必所欲而後施則施受

之心常自至公而私意無自而出矣敬以立恕之體恕以達敬之用則內外交養而心德可全然不驗之於邦家之人猶未可必也使自以爲能敬恕而身在一邦此邦之人猶有怨之者則必吾平日猶有放肆刻薄於邦之人可知身在一家而家內之人猶有怨之者則必吾平日猶有放肆刻薄於家之人可知故必上得乎君下得乎民而在邦無怨之者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而在家無怨之者雖人心不古豈無不當怨而怨之者然不當怨而怨則亦無害其爲無怨也蓋必至是然後可以驗吾敬恕之功已在而私盡理全矣雍欲爲仁亦於是爲之而已仲弓曰斯敬恕而至無怨之語必資質則敏者方能從事焉今雍質不敏似乎不能盡其功然而推致之未易漸圖之無難故雖不敏亦何敢驟思速效而不循循以容存其敬常行其恕以求至乎邦家無怨地位也雍亦能請事斯語自可漸幾於無己之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可克無禮之不復豈非入手異而大要不殊者乎

此章是欲牛體認所以言訒之故以爲仁也重爲之難一句難字主心言非力行之難即其難其愼之意爲字泛說不指爲仁難字即心存意不作兩層說仁者句內已包此意但未可露重頭仁者則其意自含得無見自然意。爲仁自有全功非禮勿言不過克己之一端豈足以爲仁然而人各有受病之處有多言之病者必使先知所以去其躁妄然後可以進於克復敬恕之功司馬牛正多言而躁者也故夫子於其問仁而告之曰子欲知所以爲仁當自言不妄發始子不見夫仁者乎仁者涵養純粹何在不足以見其仁故即其有所言也沉靜簡默吶吶然若有所訒耐而不易發者子於仁者言之訒思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乃牛不能深思有得而輕視之曰仁道至大爲之必有深功至於言而欲强閉不出亦易易耳豈必仁者能之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

今夫子但曰其言也訒為功甚淺斯可謂之仁矣乎亦何以見仁道之大也子曰汝知仁者之言訒而不知仁者言之所以訒蓋人惟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為誰言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若仁者心存於事其為之也期其底成其成之也慮其難終故戰戰兢兢其難其慎必求慊然於合道而後已夫不敢胡亂做者自不敢胡亂說蓋心無二用既常見得為之難則慎於為之不暇而又何暇分心於言其於言也雖欲無訒而有不可得者矣就言觀訒似言訒不足以盡為仁之功就言之所以訒思訒則言訒豈不足以盡為仁之功曾是言而可以妄發乎哉子求所以去其病而後可也夫子告之如此則知即非禮勿言一端而視聽動主敬行恕俱在其中矣

此章見君子無入不自得處內省不疚是無憂無懼之根俱就現成說註平日所為無愧是不疚之本憂自內出懼自外至不

故其告之如此葢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必分當事未事不憂懼當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再此章憂懼專對向魋之亂說必從禍害中講出不疚直學問方合本旨故內省便對着外患人無治心之學則世患每足以累心而欲成德也難矣司馬牛多憂懼人也故一日問君子而夫子告之曰子欲知君子之人且看君子之心而可知矣夫人同一心也不能安樂而常懊憂慼不能壯往而動多恐懼內有所憂則廹而爲懼外有所懼則隱以成憂此其爲無德之人可知若夫君子德成於己於禍福利害之交見之明持之定不牽於情識而常流其德性非好爲達觀而其心浩浩落落常見不憂非有意鎮物而其心安安定定常見不懼人能如是則爲君子矣夫子此言葢欲牛從君子思之而知其所以不憂不懼者也而彼則但就憂懼上論故問曰君子之道大矣必有大異於人之作爲若止此不憂不懼一洒脫者能爲之而斯可謂之君子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人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矣乎何足見君子之異也子曰子勿易視此不憂不懼也夫君子有所以不憂不懼者在矣但從憂懼觀之其不憂懼似甚易而從所以不憂懼觀之則其不憂懼甚難何也蓋從內省不疚來也夫憂懼來自外而所以憂懼起於內人惟反諸內而多疚病則雖強爲排遣而憂愈多矯爲鎮定而懼彌甚若君子平日無營求之念而心皆天理無放縱之事而事皆合宜仰可對天俯可質人故當禍福利害之交內省察其心無有負疚於心而不自安者則理足勝私憂從何生無論無可憂之禍害加於君子即有之而無能禍害君子則自不足以懾其心矣氣足配義懼從何起無論無可懼之禍害加於君子即有之而無能禍害君子則自不足以餒其氣矣夫何憂何懼所以不憂懼如此而謂非成德者能之乎子欲爲君子惟在去其憂懼而已夫子以此告牛其所以發其病而藥之也至矣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此章見自修以化人卽立命格天之道非止以安命寛解之也。死生二句夫子之言述之只重天命二字兄弟上不可粘着死生富貴天主理命主數敬恭一句君子無處不然不止待兄弟皆兄弟是相愛敬意非直結爲兄弟也何患句對準獨無句非聽其無乃言必有意也兄弟無故涸天倫樂事或遇變故無不可自修以化之方爲善處兄弟之人不能爲此而徒憂之亦無益於事夫子有見於此故論君子而告牛以不憂懼之道而無如牛終不知以此自克也故一旦以所憂語子夏曰兄弟一倫所不可少然必各自循理守分不致禍患得遂其聚首之樂方爲有兄弟吾觀世人於此一倫皆能有之而我之兄弟獨不能相安相樂於無事之天雖有而若獨亡能無憂乎如之何其可也子夏曰子何用憂哉商嘗聞夫子之教矣子云人孰不樂生而惡死然一死一生皆由於賦予之命命定於初非今所能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旣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巳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移也人孰不欲富而且貴然一富一貴皆原於主宰之大天且難齊豈人之所能必也但當順受之而已觀子之言則知兄弟有無亦天也命也憂何益哉但君子之處命不徒以天命自安而已也蓋天命不可有違而愼修則可自勉君子平生其持已也無論動靜不敢放肆而致其嚴敬而又自始至終自常至變常常嚴敬而無一間斷之失其接人也無論衆寡不敢傲慢而常致謙恭而又不驕而亢不諂而卑謙恭適中而有節文之禮此固無往不然非止爲待兄弟而然也然而敬無失則於吾無過差自大服乎人而足以起人之愛敬恭有禮則於人無嫌隙自深感於吾而必然咨告以愛敬將見可以聯疏爲親化暴爲仁而四海之內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況於已之兄弟而有不化者乎君子何嘗有無兄弟之是患也有故而可以化爲無故此君子格天造命之學吾子以君子爲法可矣何以憂爲哉

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

子夏之言其即夫子內省不疚之意直可謂善於規友者矣

此章見明之道只在心不蔽於近上段正告明字下段深贊不行之妙復說遠字者以子張問意將欲求明于遠而不知反蔽於近今於人所至易惑處不惑即是明之遠遠者明之至也須作兩番呼喚方得反覆丁寧意困勉錄云當與衆好之章先覺章何爲民服章參看學者爲學固當明無不照然必有沉潛縝密之功方可進於明若好高務外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或不能察子張爲人正坐此病一日問明之道於夫子其意亦將求諸遠也夫子恐其騖遠而失之近故告之曰所謂明者亦惟於人情所難察者察之而已夫人情所難察者甚多而莫甚於譖愬譖愬巳爲奸巧而難察而又有奸巧之至而爲浸潤爲膚受之譖愬尤難察譖人者其詞驟則不能入人之深而巧爲譖者偏以緩或乘吾喜怒而堦爲

寃者急廹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中傷或迹其近似而故為婉惜微言冷語不露形迹如水之浸潤一般愬寃者其辭緩則不能聳人之聽而巧為愬者偏以急或言人之加害最慘或言己之受害最酷情狀危廹痛苦切身如膚受殺傷一般譖如是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愬如是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而譖愬行于我矣若能於進言緩驟之下卽察其理之是非更能於一言指陳之餘早覺其情之誠偽有以斥其毀謗而不為之疑明其虛誕而不為之怒使譖愬者爽然自失凜然畏服而不得行于我焉非深燭事理洞悉人情者能之乎可謂明也已矣然豈僅明而已哉夫譖至浸潤愬至膚受微特暗昧者易惑卽英明者亦易惑古來明君哲父聽左右隱闘之巧言而致忠臣孝子之不白者幾何矣而今竟不行焉則任其奸巧飾為人情物理之有而吾有以決為人情物理之無任其奸巧出乎人情物理之外而吾有以得乎人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備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物理之中夫奸巧之至如此譖而不能淆尚何有更奸巧於此者而能淆之奸巧之至如此愬而不能惑尚何有更奸巧於此者而能惑之其明真明之至者矣可不謂之遠哉可見明無不照即在至近之處子欲求明亦第自去其心之蔽而可矣然子雖以此二事告之而欲其不行不在聽言之時也必其素有居敬窮理之功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眩此又明之本也與

此章見為政之道不可缺一而尤當審其所重存信是萬古之常經非達權也故可說常變不可說經權首節雖三平而已有信獨重意在內但未說明及子貢較量緩急始明之呂氏謂民信從上帶說未嘗平分三項之說不可從即觀下節子貢明說三者可據兵食足以周官兵食言若後世召募稅畝何待不得已議去聖王寓兵於農提封萬井可立召耕九餘三無憂荒非

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

足後復有不得已而議去也不得已指變起倉卒素不預備者言一去一存特較其輕重緩急亦非真去但不以募兵而糜食不以求食而害信耳。爲政有並重不可缺一尤有獨重不可等觀。觀夫子之與子貢論爲政可見焉子貢問爲政之道子告之曰政以治民生與民心而已其要大約有三食者民之天食不足非養民之政也必爲之制田里薄賦斂使民家給而有以自遂則足食一政也兵者民之衛兵不足非安民之政也必爲之比什伍嚴簡閱使民藝精而有以自强則足兵一政也信者民之心信不孚非化民之政也必爲之明禮義厚風俗使民皆尊君親上而不離叛於吾則民信又一政也三者皆爲國之要不可缺一皆一時舉行無有先後然欲民之信于我必俟兵食既足之後則我之施信於民又在兵食未足之先可知也此爲政之常經也子貢深知三者爲爲政之大常而意謂必有輕重

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于其間苟不知之則處變而不知去取故又問曰三者兼全固爲美政設或變起不虞事勢窮蹙兵食信向未預備而今難兼得必不得已只好存其重而去其輕則於三者之中何者爲差輕而可先去乎子曰應其去兵乎兵是以耗食若謀食復謀兵則食愈不足而囂悍難馴之下并信亦不能存矣故但求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自固也子貢又問曰去兵已是權宜若變故相仍時勢愈蹙并食信亦有難兼必不得已只好存其急而去其緩則於二者之中何者爲差緩而可又去乎子曰其去食乎食非以妨信然謀信復謀食則食雖可得而搜括苛求之下即信亦不能固結矣故但求信孚則無食而猶可守也夫去食則必死矣然自古人皆有死故無食而與民同死何害若民而無信則雖生而人面獸心勢必委君國而棄之矣何以自立於世故信必當存也然則信爲兵食之本寧有信而以兵食衛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

斷不可輕信而以兵食敗之也此真萬古不易之常經也夫此章以文質相須而論則偏存者為矯枉過正子成子貢雖皆救世之心而以子貢為勝但二猶字亦未為善也惜字包下兩意君子指立言之意駟不及舌指其言兩猶字原是無輕重意相生相濟則所以無輕重之故也四句俱要對針去文存質説文質在持身接物上見許君子小人猶君子野人名目君子持身接物必有質以主之而輔之以文方為得中獨有質固不可以維風而文質一覛亦不可以善俗然與其矯枉過正不如兩持其平如子貢與棘子成之說是也棘子成有心救世故慨然立說曰今之世文勝極矣而其質盡喪處此敝俗而思以挽回之者君子之責也然挽回之以兩存之說則文終將勝而質未易復是必大反其所為而以身率天下庶天下知所改變也故吾以為君子者獨存其質樸而已矣何必復用文飾為哉子

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貢曰賜竊有甚惜乎夫子之說矣推夫子立說之意擇世之澆薄而反於淳古眞有德者之盛心蓋君子也無其美意則亦不足惜有此美意而言之過甚至不可行反足取笑士林及悔而思反之而出乎子之舌入乎人之耳就如駟馬之速行追之而不及也何以成其美意乎此所以可惜也夫子謂文可盡去意謂文甚輕而不猶夫質之重耳不知質固非多不行而有文方可以表其質故文亦不輕于質殆猶夫質也夫子謂質可獨存意謂質甚重而不猶夫文之輕耳不知文雖非質不立而有質止所以生其文故質亦不重于文殆猶夫文也質猶文則質不可獨存明矣不獨存然後知書詩之士大勝乎田野之夫文猶質則文不可獨去明矣不獨去然後知椎結之俗大勝于風雅之氣而如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與小人渾而無辨矣不猶虎豹犬羊去其毛而獨存其鞟其何以辨虎豹犬羊哉此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必不可行之說故吾以為失言而不及追也夫子而有意為君子可不特其平乎子貢之言誠足以正子成之失然而概文質無輕重之差則亦非夫子文質彬彬從先進之意矣留心文質者安可不損過以就中也

此章見足國當先足民意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策救荒俱是籌國用一則意在多取以足用只圖一時苟且之計一則意在寡取以節用有規有世教本之圖故通章只重行徹末節明行徹之能足用耳困勉錄云有若之意主于開源註則兼節流意然節用意本文所無當在言外補說○厚施薄斂全下安上之常經故欲備荒以足用但當敦本圖而不可為末務有若殆能得此意以告君矣昔哀公問于有若曰國家用度必須充足無如年歲饑荒民之賦稅貢入國用不能充足年之有害于用如此則欲足用荒固不可不預為之備為今之計將來如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

設法而可有備無患而足用乎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國家財賦必取于下者有制用于上者有經然後歲之豊凶舉不足為患其法具在君欲足用何不復行吾周徹法什一取民之制乎昔也先王行之而用無不足則今也吾君行之而用自亦可足也公以有若不喻己欲加賦之意故曰子欲行徹是但知古法而不達時變但知愛民而不知謀國者矣魯自稅畝以來蓋已于什一之中取二矣昔人深于謀國能達時變故相安于二乃至于今會盟征伐國用更煩于前故吾猶且不足于用則方將更為變通以足國而欲行徹是反減于二之內矣將愈加不足于用是使吾坐困也如之何其可也對曰君疑徹不可行意謂臣但為百姓計而不為君計耳而不知吾之為百姓計正所以為君計也蓋君民一體相關休戚與共故君之足不足直視百姓以為與奪徹行而薄取于民使之盡有蓋藏則

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百姓足矣百姓足則不但生聚急公而并爲之終事守財君之不足其孰與之徹不行而厚取于民使之困于征求則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則不但死散逋賦而并至于爭民施奪君之足又孰與之君不獨自貧富如此則臣以徹進正所以爲君用久長計也若欲加賦乃目前苟且之計貽害不淺臣爲君不取也有若之告君真深明治道而得敦本之圖者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此章見治心須用近裏着己之功崇德屬行辨惑屬知俱是治心工夫子張務外好高故告之以此主徙是崇之功忠信義是德本立日新在崇德内所愛惡主一人言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照朱註作兩樣看法玩本文則下二句即上二句合來形容他惑處之說甚通生死舉重而言窮通得喪可類推治心工夫不外知行其法多端然與務外好高者言必告以近裏着己之功方得去其病而有成故子張一日問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

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旣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

德辨惑意謂自修之道治心爲先德者理之得于心者也何以修之而使之進于崇惑者理之蔽于心者也何以辨之而使之進于明子曰德根于心而達于事者也使內有僞妄之心外無爲善之事非德也則所存忠信而所行合義要矣然心存忠信而或出或入行或合義而自是自是則忠信義猶有虧欠之處非崇也故必存乎內者無一念之不誠而奉忠信以爲主焉行乎外者無一事之不宜而見義卽日徙焉忠信乃行義之本行義爲忠信之用以忠信爲主而本立則所行之義自化裁無過差而德日積于外以義爲徙而日新則所存之誠自恢擴而四達而德日積于心其敗無一德之不備而極其崇高乎此崇德也至如欲辨惑當先知惑之所在惑生于情人之情最易多蔽卽愛惡有然者夫可愛而愛可惡而惡必無旣愛之而又惡之之事卽或愛而知惡惡而知美君子亦有權衡不膠執然皆如

亦有齊景公字而悞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其分而止未嘗有所已甚而反覆也何惑焉乃吾見世之人往其私心以爲愛惡而已甚之至總此一人也愛之也則欲其生惡之也則欲其死夫人之生死非我所得主也今以不得主之生死徇吾甚無常之愛惡既欲其生矣旋又欲其死反覆變遷漫無主見徒用其心于無用之地外無加損于彼而內實蔽障于心是則其惑也知其如是爲惑則知所以辨矣皆因平日無明理克己之功故至此耳崇德辨惑如此治心之功孰有加于此哉夫子所言皆近裏着己之事其所以從子張者至矣

此章見明倫爲爲政之本當用四字煞有徇名責實之意雖四平然對景公言寔微側君父一邊須于恩聯義合處講得成敗廢興關係凜然方得諄誠之旨然在夫子口中只應泛說道理景以齊之實事填入○爲政自有紀綱法度人倫不過其本自古未有非以人倫爲政者然又當覘乎其急齊景公君臣淩替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如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簒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

父子乖違其本不立其末可知故孔子于其問政而對曰為政以正倫為先而倫莫大于君臣父子若外而朝廷為君能盡其道而權不旁落則君成個君矣為臣能盡其道而勢不上逼則臣成個臣矣內而家庭為父能盡其道而恩不偏嬖是父成個父矣為子能盡其道而愛不奪嫡是子成個子矣夫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父正則臣子亦正君臣父子俱正各守名分順理而行自然百度惟貞而國家常治久安矣不然舍本而圖末非善于為政者也公聞言而若惕曰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計國家成敗廢興所由關也人主欲享有一國之富信乎當以四者為本務如使君不成其為君臣不成其為臣父不成其為父子不成其為子上下無紀骨肉乖離之下紀綱必然廢弛不振國之滅亡無日矣雖撫有一國之賦粟吾安得享而食之也惜乎景公善夫子之言而不能用宜其後諸子爭立卒致陳氏弒簒然

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

則爲政以正倫爲本雖爲景公言之而豈特爲景公言之哉

此章見服人者貴有素養意夫子非真以折獄許子路蓋折獄最難以片言故特舉一最難服者以見其能服人耳上節只言其能服人忠信明決宜在下節内用記者因夫子之言而明其所以能折之故也困勉錄云用刑者貴遲疑不貴神速夫子云此雖明與其捷實陰戒以驟也若曰片言折獄惟由若他人或不必如此驟決耳此說甚好然不但創甚似未合註且在折獄上煞看矣然否。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故忠信者不特可以立身并可以服人然非臨時矜辦必其平日養之有素而實行著于人間然後有以服人而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是豈特折獄一端哉而獄最難折能折獄則其餘可知夫子嘗以此許由矣曰獄之情偽最多以言折之者若特其聰明才辨必不能折聞折其言而不能折其心若夫片言之間無俟言畢即有以剖

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

斷其是非曲直而使之不敢逞其詐偽誰則能之求之吾門其惟由也歟由能取信于人如此其于御世服物理煩治劇無之而不可效矣夫子此言豈直謂片言可折哉亦以其所以能片言者不在臨時而在素養也葢子路平日忠信明決人也無槩論其詳即一事有可見者乎日有所諾于人即時踐之而斷不留以過宿踐言者忠信也急于踐者明決也即一然諾如此于凡事槩可知矣惟忠信有素則人不忍欺惟明決無疑則人自不能欺其服之在言先故片言可以折也即許子路者觀之可見人欲立身服世成務立業何可以不忠信于平生苟立心多欺素行偽妄而徒以機械變詐思欲發奸摘伏必不能矣

此章見惟德化可以無刑也專在訟上言。子曰獄訟一事亦民風治道所關不可不講也然其道有易有難今人有訟而聽之能判其是非曲直即矜以為難事而孰知更有使之至于無

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

訟可聽者之爲尤可貴乎。蓋聽訟末也。使無訟本也。聽訟者雖能斷其曲直。而一訟甫平。一訟復起。終不能無訟。豈非爲末。使無訟則躬行率先。潛移默化。何須聽斷。豈非爲本。故據理而斷。原情而辨。使無寃抑。一明哲慈祥者即能爲之。吾亦能猶人也。必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之知恥向化。刑措不用。方爲民風之古。治道之隆乎。一易一難如此。爲人上者。可徒尚其易而弗務其難哉。

章見爲政本于一心之誠。無倦以忠。總一誠心所貫徹也。重無倦以忠。不重居行。註始終表裏。重終與裏一邊。爲政多端。而必視乎其人以爲緩急。子張好高務外。患其不足于誠。故于其問政而予告之曰。爲政之道無他。一誠焉盡之矣。乃此政而存主于心謂之居。而不持久。非不息之誠也。必也于凡爲養爲教之事。未見之施行。而先籌度于心。以謀其盡善者。終如其始。

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

由筮仕而宦成不替此心由期年而必世不易此心一天行之健也而倦勤于末路者必無之以此政而緻設諸事者謂之行行不本于實心非無妄之誠也必也于凡爲養爲教之事既謀諸夙夜而乃宣布于外以措之咸宜者表知其裏紀綱法度皆心之推禮樂文章皆心之發一天性之孚也而紛飾而非忠者不以爲無倦而行之體以立以忠而居之用以行體用一誠爲政之大要純王之至治也子張得此意以爲政而尚敢有好高務外之心乎

此章就待人上分別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而所存所好則用心不同之原也美惡就一人身上看誘是以言引導之掖是以身扶持之就未成說獎是許其已能勸是勉其未至就將成說存疑主既成言謂雲峯未得此意○子曰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非特其持身然也即待人亦然人即人欲易熾而未必無一

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念一事之美者人性皆善而未必無一念一事之惡者但常人之情美而無人勸勉未免疑怠而不成而況阻抑之乎惡而無人懲戒未免苟安而成之而況誘引之乎是則其所賴于旁人之方者急矣而無奈其爲君子小人之不同何也君子存心忠厚常以世道人心爲己責視人之美惡不啻身處其地而其情又常好美而惡惡故見人之美惡自不覺其竭力盡心于其美也未成而多方誘掖將成而百端獎勸以堅固其志氣而使之必成焉于其惡也則規正之使知所懲沮遏之使不得遂而斷不成之焉若小人存心刻薄常以黨同忌疾爲其事視人之美惡與吾異體不相關而其情又常好惡而惡美故見人之美惡自不覺其背理逆情于其惡也未成亦多方誘掖將成亦百端獎勸以堅固其志氣而使之必成焉于其美也則沮撓之使不果爲詆毀之使悔其爲而斷不成之甚反是焉有君子則天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之爲善而不爲惡者自衆有小人則天下之爲惡而不爲善者日多立品用心之間其關係于人世者如此哉

此章見爲政惟在正身以率下重振紀綱正名分上首句且虛說次句最重兼心術施爲要切康子身上說末正字兼朝野言

○魯季氏政專祿擅以致家臣效尤據邑背叛故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政盍就政之義而思之政之爲言去不正以歸于正也內要正己外要正人而正己者正人之本自爲政者但思去正人而已之不正不問焉能致人之正今子大夫能知其正之本而先自正其己凡內而存心不敢有僭踰偏頗之念而必欲循分守禮凡外而施爲不敢有僭踰偏頗之事而事皆循分守禮以此帥領百官則在朝之人得于觀感亦敦倫紀守法度而歸于正矣以此率領萬民則在野之人得于觀感亦敦倫紀守法度以歸于正矣孰敢有處心邪僻肆行無忌而

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〇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不正者乎子亦求之身而可矣夫子此言直規切康子之至也

此章見清心爲弭盜之原重苟子之不欲句觀註知恥二字則感化之說爲尤緊切〇國家有盜不可不弭而弭之當弭其原季康子竊柄奪嫡魯之大盜也乃不此之是患而患小民之爲盜特問於孔子而商所以弭盜之方其意在以法繩民也故孔子對曰盜心起于貪欲而貪欲必有開之以端者而後從而效之則子之心是也蓋上者下之倡子心貪欲但圖權利而已而不知廉恥則下民觀感亦不知廉恥之可尚而溺于利欲其勢不至于竊不止自今以後苟使子在上而能清心寡欲勵節于己不貪于國無奪于家有以風示乎民則民皆知以禮義爲榮而以貪欲爲羞無論法以懲之而不敢竊雖賞以勸之而亦不願竊矣蓋廉恥上下皆同上導以欲雖溫飽皆有盜心上導以不欲雖饑死亦無盜念尚何盜之患哉此言直直而切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此章見以殺威民不如以善化民意重子欲善一句欲善者其心好善躬行率先之也不作欲民之善看欲字內具有實事亦非一欲便了君子下申明之德字勿作善字看只取勢分足相臨意君子小人以位言二句且虛說說透恐礙下句○爲政而以刑殺此大不仁之事欲遏其殺機惟以善機動之故季康子一日問政于孔子曰民俗之澆也所爲多不道此皆刑罰不嚴之故吾意欲殺彼無道之人使民知所懲而趨就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人惟不操政柄故無由以化民今子而既爲政有爲民父母之責又有主張在手之權勿論不當殺亦焉用殺爲哉蓋風行自上民之不善必子未能誠心欲善無以感化之耳如子果能有誠于欲善之心而措之躬者事事皆道而無一非道敷之政者事事皆道而無一非道則民皆率從丕變自歸于正矣何以子欲善而民即善大凡在上之君子處尊而臨下其德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

易于感猶夫風也在下之小人處卑而仰上其德易于應猶夫草也以草而上之以風則即偃仆以小人而被以君子則必順從故子欲善而民即善也不然刑驅勢迫之下民之無道將愈甚也其可哉夫子以善機遏殺機如此康子能無心動也

此章通是辨達子張誤聞爲達是非不明焉辨誠僞故先詰辨而後告之所以釋其迷而藥其病也全重質直二句夫聞節須側下不可平對發達處全要想像他不爲炫耀意發聞全要想像他炫耀欺人意乃見相反之處針砭得子張之病首節以德孚于人註達字預透下節意子張口中未可說是聞節註誠僞二字亦然觀察下人照註作兩件看作一件者非下人非謙恭以周全人事以下節反照乃疑不自居意與無忌憚相反達是違仁居之是居仁不可泛說。聖賢爲學惟有務實斷不務名子張爲人好高務外不能切實用功其所講求者往往循名失

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實故夫子告之必先發其病而藥之如問達是已意謂士以達爲貴然達必有所以致之者不知何如斯可以行無不通而達矣子反詰之曰達自有真吾固有吾之所謂達者但爾而問達爾意中必亦有所謂達者在故吾且先問爾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礙若士在邦邦必聞之在家家必聞之名益如此則凡所行人自信服而達可知矣師所謂達者如此子曰天下有名同而實且異者未有各一名而可以混而一之也如子所言乃是聞也非所謂達也行無不通者自然名譽著聞若名譽著聞者未必行無不通子先審辨夫名義之是非而後所以致達致聞者可得與子言矣夫所謂達也者非無求達之心而實有致達之功其立心一主質實而無一虛偽一主正直而無一偏曲既足以作行事之基而其制行也又孜孜好義必求與之恰合而後行斷不敢偶近于利又足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

以安立心之用如此不過欲以無疚于心無歉于事而已並無有求人言稱之心希人色喜之念似乎人之言色亦不必觀察之矣而彼不敢也以爲吾自信立心之已誠而或猶有未誠而不自知則人之言論必有非之者人之顏色必有怒之者人非人怒不足惜而吾之立心何以無疚也吾自信制行之合宜而或猶有未宜而不自知則人之言論又必有非之者人之顏色又必有怒之者人非人怒不足惜而吾之制行何以無歉也故既察夫言語之從違而又觀夫顏色之向背以驗吾心行果當于忠信合于義理否也如是則道德必能日高而人將居其下矣而其心猶常見吾之不足人之有餘再不敢有矜情傲氣以凌忽乎人而處心積慮常自謙謙以卑下于人焉非故鳴謙以媢世也一望道未見不自滿足之心也此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實修于己自然感孚于人由是在邦必獲上治民

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而達于邦在家必悅親信亦而達于家誰復有以爲非而行不通者乎而名譽著聞不必言矣若夫聞也者亦有所以致聞者矣而但與達者一一相反夫質直好義觀察下人則內外人己皆純乎天理而一無私欲眞仁人也而彼亦知仁之爲美而又不能實體夫仁威儀詞氣之間飾爲質直之狀僞爲義理之事但于色襲取夫仁之迹而已而考其所以行之己者無非博名求利之心實與仁相違背者進不與質直好義大相遠乎若然則當恐人識破自疑而不敢居于仁矣而彼則又居之不疑焉其心蓋恐自先疑慮而不敢儼然自居于仁人則消沮之下人必疑之故不問人言語之何如顏色之何如泰然自居于仁人若人皆出吾下而吾獨居其上始之居之猶自覺其非而故爲不疑之狀繼之居之直忘其爲非而不自知其不疑矣以視觀察下人者不又相遠乎如是尚何名譽之有然外面修飾得好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何以崇之惡匿于心爲慝如何以修之事蔽于心爲惑如何以

以愚人耳目無識之人每爲其所愚而相與稱譽之于是隨聲附和而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矣虛譽雖隆而實德愈病安能德孚于人而行無不逆也聞不如達如此奈何不辨其是非而慢以聞爲達耶夫子發其病而藥之如此子張尚可好高務外而不盡自修于內之功哉

此章見存理遏欲須去近利粗鄙之私緊切樊遲弊病近利故告以先事後得鄙畧故告以攻己無攻人粗暴故告以懲小忿上二節雖不重然一問一答皆因遊起見說來亦須切合有情

○學者治心莫要于存理遏欲然其道隨在皆可以留心而有悟不必在几席之間也一日者夫子遊于舞雩之下樊遲從焉見舞雩高曠隱然有悟于德之當崇亦如是見林木掩映隱然有悟于慝之當修惑之當辨亦如是因問曰理得于心爲德如

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

辨之故問子曰遲今遊也非學也而問及此以遊豫之時不忘治心之事善哉切于為己者其子之一問乎夫德非他吾心之理也欲吾心之理日就崇高須于身心事物之間實盡其當為之事但人情方為其事旋計其得則無效將有悔心而有效又將自足德何由而崇也故人心不可兩用但當于事之當為者急急先之無已而至為之而有得與否則直置之于後而不計有真積之力無正助之病而德自日進而不自知矣非崇德與慝非他吾心之惡也欲吾心之惡日就修治須于隱微獨知之地力致其戰勝之勇但人情甚于攻己樂于攻人則必自信無惡而心便粗自謂過人而力便懈慝何由而修也故用力不可旁及但當于己心之隱伏者勇往攻之必克而至人之有惡與否自覺無暇而不攻則攻之專而愈知惡之易滋攻之久而漸使惡之難伏而惡自日去而不自知矣非修慝與人之為惑多

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端而尤甚于忿忿有大小不共之仇終身之恨不得不忿若出于一朝則偶爾之意氣何必計較乃至不忍小忿忘身爲親所依賴之身絕不顧慮而好勇鬬狠以至虧體辱親因小害大若此非蔽惑之甚者與于此辨之而知所懲戒可也告之以先事後得所以警其近利告以攻己不攻人所以去其鄙吝告以懲小忿所以除其粗暴是固夫子之善教而因從遊及之遲亦可謂善學也夫

此章見仁智之相爲用只重智以成仁意首節尚兩分開不可交互未達是夫子見其意象如此未嘗有問夫子即告以舉錯二句故樊遲意爲專言智富哉句不可說出仁即不仁者遠亦是暗合着子夏口中亦非明指兼仁而言遲聞是言自意會耳

學者爲學莫大于仁智有是仁智之德必有是仁智之用而各自致用之中又有交相爲用之妙故即察物察情之中推其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

極可以化成天下而有餘然此唯深明其道者知之苟學問疏淺不能也如樊遲之與夫子子夏論仁智者是已遲問知而爲仁子曰仁有仁之施則愛人是也無所不愛之謂仁無論親疏厚薄皆在吾慈育之中可也又問知何爲知子曰知有知之務則知人是也無不知之謂知無論邪正賢否盡歸吾洞鑒之下可也言已夫子看見樊遲若有所未達者然殆以愛欲其周始無失于仁而知有所擇又有所不及愛疑二者之不能兼盡而知有妨仁故子復告之曰知者之知人亦觀之舉錯而可見矣人類不能有直而無枉而枉者不可不使之亦直然不必別有以使之也但能直知其人之正直而即舉用之而于衆枉者又能真知之而悉錯置之吾苐清其舉錯將見天下之枉者莫不群相感激以去惡而從善即能使枉者亦直焉知之作用有如此而遲猶有所未達又不敢瀆問乃退而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

講

子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則知之事矣而使枉者直則子知之義果何謂也子夏聞之深知其義而嘆曰凡人之言墮于一隅滯于一偏安能富而兹則富哉言乎夫子一二言之下其中義蘊無窮豈止言知而已也即自古為帝為王有天下而致治化之隆皆不越乎此吾即以舜與湯言之而凡為有天下者可見舜有天下思欲化天下之不仁者而知其不能家喻戶曉也于是盡其知之事而選于衆真知臯陶之直而舉之而不如臯陶者悉錯之而不舉斯時天下之不仁者皆慕臯陶之舉愧已之錯感動奮發皆化而為仁湯有天下思欲化天下之不仁者而知其不能家喻戶曉也于是盡其知之事而選于衆真知伊尹之直而舉之而不如伊尹者悉錯之而不舉斯時天下之不仁者皆慕伊尹之舉愧已之錯感動奮發皆化而為仁而不仁者皆遠矣天下之被舜湯造

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又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辯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

就之思如此以此觀之則夫子能使枉者直之言豈止言智而已耶眞富哉此言也子夏言至此樊遲乃能通達智卽可以成仁而不相妨矣信乎仁智之德各自爲用之中有交相爲用之妙學者可不求盡乎仁智哉

此章明交友之道分之有三項忠告善道不可則止無一可缺而意貫一串就本困勉錄重忠告善道尤重忠告不可二句雖差輕然亦欲以全其忠告也友字是卽交字○朋友一倫不過欲以規過勸善而人之規勸多不盡其道故子貢問交友之道而子告之曰友所以輔德有善不勸有過不規何取乎友而告之須合內外而交盡歷始終而有益若不本乎心之誠是告之而不忠也忠矣而言太戇直悻意逆耳是不善道也不忠告無以爲善道之地不善道無以盡忠告之心故其告之也必內盡其忠而復外善其辭說以引道之必平氣和從容簡當使己意

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伸而聞者亦不忤忠則非徒以口舌博責善之名善則實能以真悃溢于言詞之表友未有不感動者而或其人執迷不悟剛愎不聽是不可以忠告善道也而不自知止只管煩數褻瀆激成嫌隙必致絕交而取疏辱矣是非友辱我乃吾不止而自取之也夫未能忠且善焉而不從而即止則吾心未盡固不能告無罪于友既能忠且善焉而不止而取辱則友過究成挽回無日亦未為盡忠善于友則止而毋自辱焉一以全交于今一以待圖于後其庶為忠告而善道者乎交友之道如此世之規過勸善者亦可以知所勉矣豈特子貢宜然哉

此示人以取友之益講學輔仁皆資乎友則友為重而取友不過以講學輔仁則以文輔仁亦重兩平看若遞下則單重輔仁非註意矣講學以會友猶云會友以講學不可泥看○曾子曰君子之為學未有徒恃乎人者也然不專恃乎人而未嘗不兼

資乎人故友也者亦所不可無者矣然而取友而僅以結納爲事聲氣爲通則亦何貴乎友其資以求益者大要有二一曰文一曰仁文者道之散殊不可不明也君子平日固自學于文矣然又以一己之見識有限不若取資于友者無窮故君子之會友也非徒會也必以文會之焉典之考詩書于古典之窮事物于今講習討論之下有疑必相析有奇共爲賞則道于以益明矣仁者德之統會不可不進也君子平日固以仁爲己任矣然又以一己之存省易懈不若求助于友者多功故君子之爲仁非獨爲仁也必以友輔之焉遇有過失賴之以爲箴規遇有美善賴之以爲勸勉切磋琢磨之餘存養于以密省察于以周則德必將日進矣不論文無以爲進德之地不爲仁無以竟明道之功而皆藉乎友則取友固急而論文輔仁又可以緩乎哉

